



【故地往事】

明清临清运河钞关及漕运税收

□李学朴

临清运河钞关，坐落在临清市运河西岸的后关街，是明清两代派驻临清督理漕运税收的直属机构。它始建于明代宣德四年，宣德十年升为户部榷税分司，下设五处分关。

《临清县志》记载：“漕运商舶，皇华冠盖之所必经，户部分司榷关在焉。”当时，户部分司可能设在临清，与运河的畅通、经济的发展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历史的发展证明，没有运河的畅通，就没有临清运河钞关。

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、卫河西岸，古为清河郡，后赵始称临清县，属清平郡，元明以来归属东昌府，交通与军事地位比较重要。元代废黜胶莱海运，于是凿建东平到临清的内陆河道，称会通河。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，需南粮北运以满足北京与北方各地的需求。明代永乐九年春，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，同时疏理御河，开通会通南河。

临清处于汶河、卫河交汇处，可以“北控燕赵，东接齐鲁，南界魏博，河运直抗京师”“扼九省之咽喉”的地理优势，为其成为“舟车络绎，商旅辐辏”的商业重地提供了条件。明永乐二十一年春，山东巡按陈济上疏，淮安、济宁、东昌、临清、德州、直沽，是商贩所聚之地。

明代实行禁海政策，京杭大运河成了南北商品流通的主干道。当时的八大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，由北至南依次为：崇文门（北京）、河西务（清代移至天津）、临清、淮安、扬州、浒墅（苏州城北）、北新（杭州）。其中临清、北新两个钞关征收船料与货税，其他钞关只征收船料。

到了明代万历年间，运河七大钞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，到了天启年间增为42万余两。清代前期，运河七大钞关被全部保留下来，至康熙二十年清廷废除海禁，原由运河展开的南北商品流通格局，变为运道和海道并行，运河七大钞关的税收因此远不如以前。

清乾隆十年，临清知州王俊，奉山东巡抚喀尔善令，对钞关进行重修。现原址存有仪门、正堂、南北穿厅、舍人房等三十余间，面积六千多平方米，内存明清时期石刻数通。户部榷税分司置署之初，建有“玉音楼”。“玉音楼”是把皇帝的圣旨比作“纶音佛语”加以保护的地方，楼上刊刻明宣宗专为各地钞关颁布的圣旨。

为防止越关逃税，明清时期运河钞关阅货厅前设置“河内为铁索直达两岸，开关时则撤之”。明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，又“于关前建浮桥”，并另设七处分关，分别稽查水陆船货。密度如此大，看出了朝廷对漕运税收的重视。

明代及清代前期，临清水陆交通两便，作为远距离大宗贸易中转之地，和各地域有着密切的联系，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流通枢纽。分合于临清的三条水路，北达京津、南抵苏杭、西及开封，是商品流通的主脉。以这三条主干再与其他水路、陆路相连接，就构成了一张广袤的商品流通网。商品运销之地，除了山东各府州

县外，还有直隶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广东、江西、福建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以及辽东等地。

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，临清经济进入全盛时期。其时，临清关河雄峙，甲第联翩，舳舻千里，“商贾往来日夜无休时”。在临清的市场上，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，其中徽商势力最盛，其次为江浙及山陕商人。当时临清的繁华程度不仅大大超过与其平级的州城，也超过府城，甚至在北方的省城中也是十分罕见的。

据文献记载，其时临清有布店73家、绸缎店32家、杂货店65家、纸店24家、辽东货店13家、大小典当百余家、客店数百家以及其他大小店铺、作坊共计千余家。明代大学士李东阳的诗《过鳌头矶》，就形象地描绘了临清钞关周围的繁华景象（钞关的卸货码头距离鳌头矶约百米）：“十里人家两岸分，层楼高栋入青云，官船贾舶纷纷过，击鼓鸣锣处处闻。”“折岸惊流此地回，涛声日夜响春雷。城中烟火千家集，江上帆樯万斛来。”

明代临清商业的繁荣，带动了本地手工产品，主要有丝织产品和绒毯产品。城内机房有百余家，生丝来自山东、河南、江南，产品有手帕、帕幔、汗巾等，其中尤其以帕幔最为精美，堪称第一流的佳品，府志称“临清丝织，帕幔备极绮丽，转鬻他方”。明代小说集《拍案惊奇》就有对“临清帕”的描写：“……两个女子，一个头扎临清帕，身着青绸衫，且是生得美丽。一个挽发髻身着青布袄，是个丫鬟打扮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“临清帕”的名声已传遍大江南北，也说明“临清帕”的使用相当普遍，成了妇女的必需品。

商贸的繁荣促进了临清钞关关税额的增长，据万历《明会典·钞关》条记录，当时临清钞关的税额已占全国榷关课税的四分之一。钞关的主管人员，因时间不同而有区别。明代宣德十年，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，以御史领之。明弘治初年“户部出主事一人莅之，一年更替……景泰以来屡以文武重臣奉敕临莅。天顺年间以中官镇守”。到了清代，顺治年间设满汉各一员并莅；乾隆二十一年“专委临清州管理”。

临清钞关的设立，首先给朝廷带来了巨大财富。明朝中前期，大约岁收金折合白银4万两，到万历年间，临清钞关年征收船料、商税8.3万两，居全国八大关之首。万历六年山东省一年税课折银只有8860两，仅是临清钞关税收的十分之一，足见临清运河钞关的重要地位。

临清钞关作为明代沿运河设置最早的钞关之一，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，于清代宣统三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，成为最后一个被关闭的运河钞关，其他钞关也于光绪二十七年关停。

时至今日，临清运河钞关成为国内仅存的钞关遗址，2001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临清钞关以其遗存文献最多、最丰富，成为研究漕运史、关税史、运河文化发展史、运河城市发展史、货币史等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。

□赵瑞峰

清代金石名家迭出，著述如林。金石学家，除了埋首书斋鉴赏考证之外，还重视搜访石刻。清初顾炎武、朱彝尊、郑簠、傅山等人都有过访碑之举。至乾嘉时期，翁方纲、孙星衍、王昶、黄易等人继起而光大之。其中黄易因“嗜好之专，搜访之勤，著录之多”最负盛名，被推为“乾嘉访碑第一人”。

黄易（1744年—1802年），字大易，号小山、秋盦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同时期的金石学家翁方纲撰《黄秋盦传》说：“（黄易）……幼承家学，精究河防事宜……前后两任兖州府运河同知。”

黄易著作主要有《小蓬莱阁金石文字》《小蓬莱阁金石目》《秋盦遗稿》等。他以“日记”为书名的著述有两部，一部是《嵩洛访碑日记》，另一部是《岱岩访古日记》（下称《日记》）。这是黄易于嘉庆二年初，在山东访泰岱等地时写的访碑日记。

据《日记》记载，黄易于嘉庆二年正月初七日开始访碑，到二月初五结束，共计28天。黄易所到之地有邹县、曲阜、泰安、长清、历城等，并对每日所经之地、所赏之景、所访拓碑刻及交游都有忠实记录。

据《日记》开头记载，嘉庆二年正月初七，黄易与女婿李大峻本打算赴济宁两城山访碑，后经过兖州、曲阜直至泰山。但因为道路泥泞不好走，只好自西向东，借道邹城。次日抵邹城，当日即往定北门外四山（岗山、铁山、尖山、葛山），命拓工拓崖壁上的佛经石刻。晚上游孟庙，在此拓得元碑三通和其他石刻。初九，黄易至曲阜，先游孔庙，次日游孔林，“于林内及洙泗书院拓得元碑三通”。

十一日，黄易到了泰安，因山道积雪未能登山，仅游了岱庙，拓诸碑。《岱麓访碑图·岱庙》题跋记：“汉柏六，唐槐一，极古。峻极殿阶下数柏，亦奇。西一柏枝杈偃曲，尤可爱。寄生桧根枝偃茂，飞来柏露根倒垂……”

离开泰安后，黄易十三日来到历城，应邀到泰安太守金素中济南寓馆。次日见暂代山东按察使、阳湖王君、江柜香等人，驰马三十里游龙洞。黄易在《岱麓访碑图·龙洞》题跋中说：“龙洞在济南城东南三十里，禹登山之麓，峰回路转，削壁峻峭，宛若屏障。东峰巅建方塔，壁上置石甕，后有龙潭，祷雨辄应……”黄易在此拓得后

魏造像碑、宋碑等。

二十三日则与郑柳田、吴南芴访友人朱敬敷，次日游千佛山，与郑柳田、吴南芴、陈明轩饮于潭西精舍。《岱麓访碑图·千佛山》题跋记：“济南城南五里曰千佛山，振衣高蹬，见环城烟树……入兴国寺，岩间凿佛甚古”。黄易在此拓得隋代、宋代、元代石刻数种。

二十五日游趵突泉。黄易在《日记》中写道：“……出西门游趵突泉。泉岸巨石岭珑……过罗园看水竹文渔，殊有野趣。”

自十三日到历城，二十五日离开，黄易共在历城游览、访碑13天，占全部访碑时间的一半，得碑的数量虽然不及后来登泰岳时所得，但多于其他两地。

二十六日黄易南下长清，并游览五峰山。黄易《岱麓访碑图·五峰山》题跋中所记，较日记更详细：“长清五峰山，三面矗立，宋、金时勒建道院，翠柏满山。盘路直上，山半有灵泉石亭，可憩。亭外银杏树大三四围。余爱其幽胜，题柱曰‘露滴仙人掌，水流玉女盆’。”五峰山有多处隋代及宋元时期石刻，黄易拓了一部分，但没有拓完。晚间宿新构广亭间。次日拓余碑，宿张夏。

二十九日登灵岩。黄易在《岱麓访碑图·甘露泉》题跋中记录：“灵岩寺东甘露泉，淙淙漱石，清韵涤烦，古木参差，亭轩幽爽，第一胜区也。其上石壁最高处，宋政和间张励题‘灵岩观音道场’六大字。”

二月一日登泰山，黄易先到对松山。《岱麓访碑图·对松山》题跋记录：“……又名万松山。松山崖间，沾云气而湿，虬枝老干，倚壁撑天，望之如云如盖，天风谡谡，清人肌骨……”后至南天门，又到玉皇顶。黄易还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憩浴日养云亭，俯视诸山，俱在是下，云物旷远，天下奇观。后石屋岩岫深幽，林树幽密。”

次日游日观峰。《日记》记录：“早至日观峰，天明后始见旭日初升。道士云，看日出宜秋霁澄空，乃有异趣。今方春仲，云雾半翳，无甚奇也。”《岱麓访碑图·岱顶》题跋也记录了观日出的感受：“……初阳出海，云气濛濛，汶源如练，诚奇观也……”前后所记观日出感受不同，并非误记，而是因为所观察角度不同。下山时黄易经过石峪，观石刻《金刚经》并拓之。

二月三日黄易观王母池、吕公洞，二月四日游天书观，五日即与女婿李大峻返回济宁，得到江柜香赠李北海《麓山寺碑》旧拓本。《岱麓访碑图·总跋》称：“二月，至泰山，登绝顶，遍拓碑刻，夙愿始偿。”

黄易在《日记》末尾说：“……此行，所得不少也。”其实，所得的何止是访来的拓碑？

【行走齐鲁】

金石名家黄易山东访碑记